

一张旧照 半世情谊

旧影重现

烛光里 写下的青春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就读于一所乡村中学,那是一个充满纯真和梦想的年代。高考前的一个月,复习气氛异常紧张,但除了学习,还有一件事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和不舍——那就是写毕业留言。同窗三年的同学,通过写毕业留言,给青春留下一个美好回忆。

当时,我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,但大家从紧张的伙食费里挤出一两元钱,买一本精美的笔记本当作毕业留言本。这些笔记本虽然不贵,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奢侈品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本子,上面记录着同学们对我们的祝福和寄语。

我们是住读生,晚自习到23点后才能回宿舍23点半宿舍开始熄灯。为了能够在黑暗中继续写毕业留言,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——点上蜡烛。

记得那时,每到熄灯后,宿舍里就会响起轻轻的敲门声,那是有人来送蜡烛或者留言本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门,生怕被宿管阿姨发现。蜡烛的光晕下,大家围坐在一起,彼此交换着留言本,认真地为每个同学写下真挚的祝福。有时,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搞笑的笑话,或者回忆一下过去的点滴,那些笑声和泪水,都随着蜡烛的烟雾飘散在夜空中。

[湖北·武汉] 明伟方

一张泛黄的老照片,静静地诉说着一段始于1971年的特殊情谊。照片背面,是知青伙伴真挚的临别赠言,更是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见证。从同桌少年到花甲挚友,从集体宿舍到各自家庭,他们用53年的同行,将青春誓言写成了相伴一生。这段情谊,比岁月更长久,比血脉更珍贵。



1969年,我从安阳五中转到八中,开启了新的校园生活。新的班级有50多位同学,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面孔,让初来乍到的我倍感拘谨。我本就不善言辞、拙于交际,刚入学的日子里,几乎和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少有交流,独自度过了一段安静的时光。

命运的惊喜,总是藏在不经意的闲谈之中。一次日常的聊天,我和同学徐志安偶然谈起了生辰年月,意外发现我们二人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这奇妙的巧合,瞬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同龄人常有,同生辰却难得,这份独一无二的缘分,让我们彼此心生亲近、倍感投缘。自此往后,我们形影相随、无话不谈,原本生疏的校园时光,因为这份知己之交,变得温暖又鲜活,我们的情谊也

在朝夕相伴中愈发深厚、愈发纯粹。

1971年元月,我和徐志安响应国家号召,一同成为插队知青。宣布分村名单后,我们二人不在同一个大队,劳动和生活不在一块。乡村的日子单纯清苦,下工后,每到夜晚,我总会步行前往他的村庄寻他相聚。我们围坐闲谈,畅谈理想、诉说心事、憧憬未来。

相聚的时光美好却短暂,次年冬季,我的人生迎来了新的转折。我有幸应征入伍,即将告别乡村、奔赴军营。得知消息后,徐志安满心不舍,特意邀约李光明同学,专程从乡下赶到安阳城里,为我送行。

那日,我穿着部队发的新军装,虽然没有领章帽徽,但显

得很有精神。我们三人并肩而立,定格下一张珍贵的合影。临别之时,徐志安特意赠予我一本影集,扉页上亲笔写下欢送我入伍的寄语,字字真诚、句句暖心,承载着挚友最真挚的祝福与不舍。彼时年少的我们,不懂来日漫漫,只知心中万般不舍,两眼相望、依依惜别,泪流满面。

自此,我们开启了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。我身披戎装奔赴军营保家卫国;而徐志安则留在故土,三年后回城安排到建筑公司,成了一名辛苦的泥水匠,但他脚踏实地、勤恳拼搏,从未停止学习的脚步,后来被单位推荐进入大学。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,深耕讲台,默默奉献自己的光和热。

[河南·安阳] 李长顺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nhlnrb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277

没想到这妮子既相中了王玉波的英俊幽默,又相中了阎芳州的学识文才,说跟两个处处看,处一段再做出选择。我不同意,阎芳州也不同意。若这样做,既不道德,也会引发矛盾呀!但小洁不这么看,她说她有选择的自由,人家结了婚还可以离婚呢,我为什么不可以挑挑呢?说来也是事有凑巧,本来小洁已和王玉波约好来部队见面,把恋爱关系定下来,结果让左梅提前来部队把这件事冲了。王玉波怕小洁到部队撞上左梅说不清,就暂时没有让小洁来,这时就发生了我给小洁介绍阎芳州的事。这种矛盾实际上是我引起的,你不会怪罪我

吧?”

牛幸娃说:“我不怪罪你,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弄巧了。现在的问题是,王玉波发现阎芳州也在和小洁通信,大概是以为受到欺骗和伤害,闹起了情绪。也是,王玉波这小子拒绝左梅追求,一心巴火地和小洁好,没想到小洁又和别人好上了,弄了个鸡飞蛋打,能不难受吗?而且抢走自己女人的不是别人,就是朝夕相处的阎指导员,能不伤心吗?上次本来有晋升连长的机会,由于我坚持用申力明,他的机会错过了,现在心爱的女人又跑了,能不受到沉重打击吗?”

杨玉琼说:“这可咋整?”

牛幸娃说:“关键是看阎芳州的态度。”

杨玉琼说:“阎芳州的态度很明确,既然小洁已在和王玉波处

对象,他就不往里搅和了,也不愿和小洁通信,但小洁说她要写信向他请教诗歌小说创作方面的问题,阎芳州收信后也不好不回,说是看她姐和姐夫的面子。”

牛幸娃说:“是看你的面子吧?”

杨玉琼说:“你又小心眼了!”

牛幸娃说:“不是我小心眼,而是这个问题现在如何解决。”把球又踢到了杨玉琼脚下。

杨玉琼说:“这个好办。我去信让小洁把阎芳州的信寄过来,拿给王玉波过一下目,误会就解除了。阎芳州是一个正人君子,我相信他说到做到,在信中是不会和小洁谈情说爱的。”

牛幸娃说:“好,我自然相信你,也相信阎芳州,但咱俩一个姐姐,一个姐夫,出面会把事情闹得更复杂。还有一个办法,直接找阎芳州,把话挑明,让他把自己写给小洁的信拿给

王玉波看,证明自己和小洁是清白的,只是在探讨写作方面的问题。王玉波见是这么回事,他的病也就好了。”

杨玉琼担心地说:“这个办法好是好,但你一出面,不会使阎芳州为难吧?他也是好心,为了不伤小洁的面子,也许两人真有写作方面的问题要探讨。你要是把事情搞砸锅,就不好收拾了。”她是怕牛幸娃为难阎芳州,再引起阎芳州的反感。

牛幸娃说:“你放心,我不会出面,我自有办法。既然阎芳州光明磊落,这个问题就不愁解决了。”

说完两人又温存一番,各自睡去。

第二天到了十一连,牛幸娃附在申力明耳边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,申力明领命而去。 待续